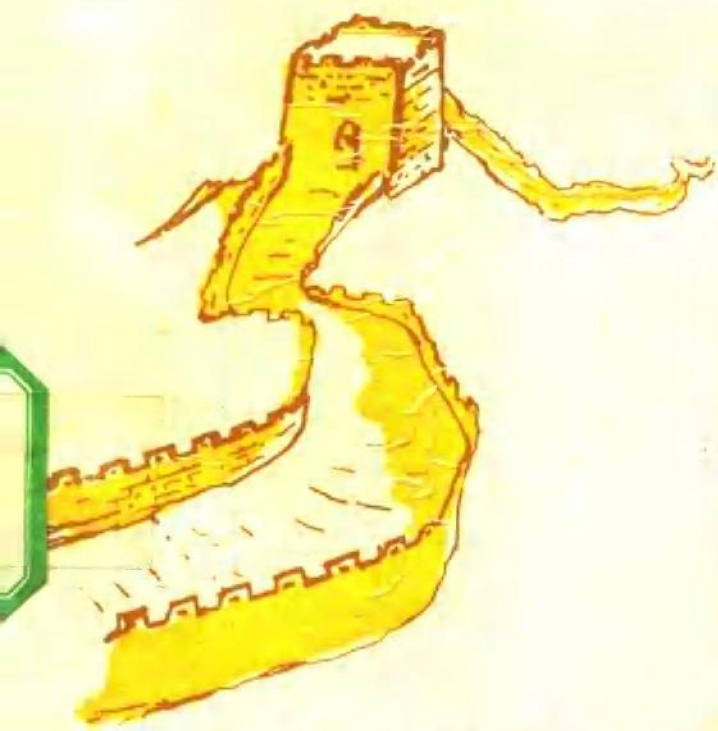


ZHONGGUO
WENHUA
ZHILU

陈伯海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 文化之路

中国文化之路

陈伯海 著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张安庆

封面设计：乐秀镛

中国文化之路

陈伯海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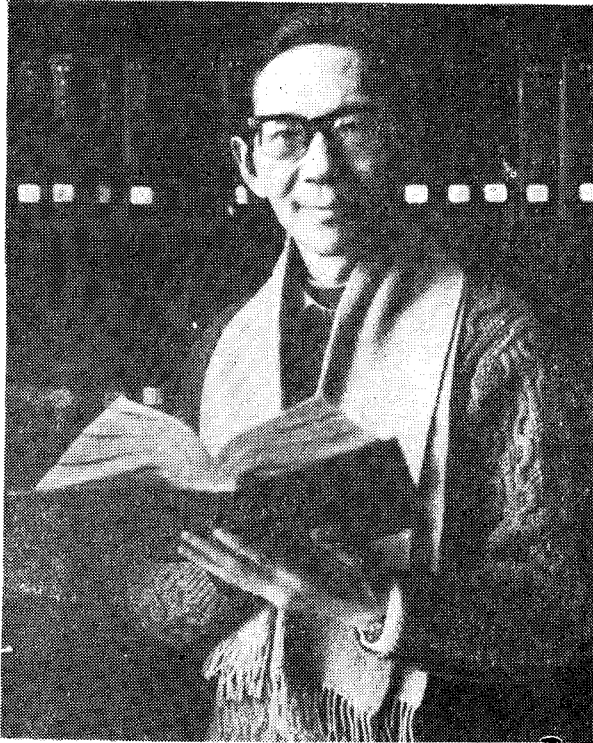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3 字数 155,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7-5321-0774-4/I·618 定价：3.60元



“文化”即“人化”；从中国文化的
历史轨迹中，便可以认识中国人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陈伯海

目 录

导 言 文化与传统·····	(1)
第一章 传统文化的生成机制和特质·····	(11)
第一节 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	(14)
第二节 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	(20)
第三节 社会生活中的人·····	(28)
第四节 传统文化的特质：价值导向·····	(39)
第五节 传统文化的特质：结构体制·····	(45)
第六节 传统文化的特质：思维方式·····	(53)
第二章 文化精神的历史建构·····	(61)
第一节 巫史文化的兴替·····	(64)
第二节 从“百家争鸣”到“三教合一”·····	(73)
第三节 四维文化结构的确立·····	(84)
第四节 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渗·····	(91)
第五节 历史建构中的人·····	(96)
第三章 民族新文化主体意识的探求·····	(121)
第一节 “中西古今之争”·····	(124)
第二节 “新人”的发现(上)·····	(141)
第三节 “新人”的发现(下)·····	(164)
第四节 建构新文化之路·····	(181)
附 录 中国古文明生成路线测源·····	(189)

导言 文化与传统

人们常说，有别于我们生存空间的三维性，时间只能是一维的，由过去流向现在，再流向未来，呈现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话自有道理，但也不尽然。因为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点并非孤立静止、一成不变，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对于现在来说，过去不是绝对的过去，它流向了现在，于是便也渗入现在之中，制约着现在的发展。同样，未来也并不能凭空诞生，它就孕育于现在之中，以现在（包括现在中的过去）作为其出发的基地。这就是说，任何情况下的时间坐标，都包含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向量的交互作用在内，每前进一步，不光要考虑到当前形势的变化，还必须高瞻远瞩地把握住未来的动向与前景，甚至经常不免要对过去的历史和既有的传统进行回顾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也应该是一个三维结构的立体模式，并不纯然是单线的流程。

依据这样的观念来审视当前学术界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热烈研讨，不难看出这决不是一场“考古学”上的论辩，它恰恰与今天中国的现实生活有着活生生的血肉联系。众所周知，我们这个民族正处在历史大转变的时期，这个转变即使就其显在形态

而言，也已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迄未有告终的迹象。转变规模之空前、行程之曲折、步履之艰难，不能不使人们在行进中常要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是走的什么道儿？它将把我导向何处？而这个问题又经常会连锁反应式地引出另一组问题：我原先是从哪里来的？身上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传统？这些历史的装备已经或将会对我的行程发生怎样的影响？如何才能将传统的包袱转化为有效的动力？一句话，认识过去方足以确切地理解现实，进而窥测未来，时间的三维结构在这样的历史瞬间总是特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正因为文化传统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当前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的建设，关系到整个民族未来的命运，才会吸引着像我这样并不从事于文化专业的人来关心这个课题，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思考，终至于鼓起勇气写下一得之见。这丝毫不意味着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创造发明，只是表明我对民族生存、发展的一点热忱与责任。出于同样的理由，这本小书也并不企求面面俱到地陈述、介绍有关中国文化各部分的知识，而只是想站在变革现实、建设未来的基点上，对民族传统的总体结构及其蜕变过程作一番批判性的检讨，以寻求历史经由过去、现在而通向未来之路。这可以说是我写作本书时的基本构想。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先就“文化”和“传统文化”这两个范畴稍作一点界说，因为不弄清这两个概念，下面整个讨论将缺乏必要的前提。

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什么？这是我们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当前学术论争中有不少缠夹不清的问题，多半起于这一理论基础

的不明确或不一致。然而,这确实又是个不容易说清楚题目。据称自十九世纪后期文化人类学兴起以来,西方学者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已有一百六十余种之多,至今未有统一的意见。我们这里不可能也不必要对这些定义逐个地加以推敲,但我觉得,许多类似的说法中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偏重从外延上界定文化的范围,热心于胪举各种属于文化的现象,而比较忽视从内涵上揭示文化的实质。就拿文化人类学的先驱者、进化论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来说吧,他给出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①这个定义一度被认作经典性的,但终因其罗列的不全面,而遭到后人的驳正。当然,后人的概括也很难做到充分完整,所以一直未能定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给文化作一界说,明智的办法也许是力求避免从包罗万象的角度来严格划定它的范围,而不妨尝试直接突入其内涵的核心,抓住它的本质特征。

那末,究竟怎样来把握文化的内在特质呢?文化这一概念,通常有广狭二义,狭义专指精神文化,广义则还包括人所制作的各种器物,所创设的制度,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风尚,以及人自身的种种活动、表现在内。但不管取哪种涵义,文化的范畴一般总是用在人自身和人为的事物上面,纯粹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称不上文化的。比如说,天然的石块不属于文化,而经过人们加工(哪怕是极粗糙地加工)的石器,则理所当然地被视作特定文化的标志。再如日月星辰、大地山河(指未经改造的),作为外在于

^① 泰勒《原始文化》,见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第9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人的客体,也不能算文化,一旦接受人的主观精神的投影,转化为神话、宗教、艺术、科学之类观念形态的东西,就堂而皇之跨进了文化的殿堂。据此而言,文化与自然是一对矛盾,自然必须经受人作用(实践的或精神的),才能进入文化的领域。而这种加工与创造的过程,又必然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对自然作出的范型(同时须受制约于自然所提供的条件),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在被加工的自然物象上打下人的印记,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显现出人的本性。至于人们在人际关系中所形成的组织、制度、习俗、观念及其诸种表现形式之反映人的需求与能力(也要受制约于特定的自然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状况),则自不待言。由此看来,文化的范围尽管包罗巨细,涵盖万有,而其本质却可以归结到一点上来,那便是“人化”,时时处处离不开人的性能。哪里有人的活动,哪里就有文化的踪迹;反过来,一切文化现象的根本意义,也就在于指向了创造它们的人。于是,我们若要给文化下一个简洁的断语,或许可以称之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显影”。这是我对文化的最基本的看法,也是首先要说明的一点。

其次,正由于文化是从人的需求与能力生发出来,并围绕人而展开的,各种文化成份便有了共同的根子和相互的联系。换句话说,它们并非各自独立、片段地存在和发展着,而是组合、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文化系统或文化体系。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系统,这不是什么新奇的见解,本世纪初出现的英国功能学派早就持有这种观念。不过功能学派在探讨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关性时,每每侧重于其具体的、局部的功能上的联系,很少涉及一种文化形态在总体上的结构和功能,这不能不使他们的文化整体观受到损伤。依据当代系统论的观点,一个稳定的系统总是由不同的元素按照一定的功能和结构原则组织起来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别的元素,而是总体结构与功能,前者

构成了系统内部自组织、自稳定、自完善的机制，而后者则为这一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导向。上述观点应用于文化研究，便是要求我们在解剖一个文化系统时，要特别注目于它的全局性的功能和结构原则。什么是这种全局性的功能呢？那便是合理地组织人生，因为文化本来是根据人的需要和可能而被创造出来的，它的最终目的不能不是基于现实条件的变化来及时调节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人生的稳定，以求得人自身的发展。文化组织人生的手段有众多方面：它通过经济来保障人的生存，通过政治来确立社会秩序，通过道德以规范人的行为，通过宗教以统一人的信仰。而超越各种手段之上又贯串于各种手段之中的，则是一整套在特定文化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正是这样一种价值规范，决定着人们对于文化功能的合理性的认识，进而引导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取舍扬抑，终至于形成比较稳定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系统。所以说：“文化是受价值引导的体系。”^①这是我的第二点看法。

然而，我们一定要防止像早期结构主义者那样把结构和系统看成为稳定而不变的东西，那种以共时性来排斥历时性的做法，显然是片面的。历史在前进，人自身在变化，文化系统及其价值观念也不可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因此，任何文化现象又必然呈现为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更新、自我建构的过程。我这里特别提到“建构”二字，是因为上面已说过，文化是一个系统，有着特定的结构形式与功能组合，并非一大堆事象的杂乱丛集。由这一点便可以断言，文化的演进也决不能局限于各别因子的简单积累、自然生长，甚或仅为外来成分的机械搬

^① 拉兹洛《文化与价值》，见《当代国外文化学研究》（译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用、横向移植，它应该是一个由质素的交替、更新而逐渐趋向于整体结构、功能的改造与重建的过程，也就是我所说的“建构”。建构的提法，源出于皮亚杰的发生学心理学。这一学说不同于旧唯物论者那样将人的心理底基看作一张白纸，只是被动地摄取外界的映象，却着重探讨了内在心理图式的发生、发展及其对外界刺激的同化与顺应诸现象，较好地解答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问题。皮亚杰的成功，就在于他把心理活动认作为建构的过程。其实，我以为，任何成系统的事物都处于建构过程中。建构的概念，既包含着结构的整一性和稳定性，又容纳了系统及其功能的分解与转化，它使得共时性和历时性能够完满地结合起来，便于我们科学地观照和说明文化变迁的轨迹。这又是我理论的一个出发点。

总之，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显影，作为由价值引导的体系，和作为自我建构的过程，这便是本书开宗明义所要揭示的基本原则。它们并不构成对“文化”一词所下的完整的定义，只能算是我个人理解文化现象时所确认的若干准则。我们研讨中国文化的特质和演变，就是以这些准则为依据的。

文 化 与 传 统

既已究明文化的体性，就可以转而讨论传统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传统自身的概念、范围诸问题。

我们说过，文化是一个以“人”为核心并经过了“人化”的世界体系，各种文化现象都映现着人的本性及其价值追求。因此，文化中的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实即人自身的过去和现在（同时指向未来）的关系。人是受历史制约的生物，一个人从小到老不能没有变化，整个人类从古到今也不会没有差异，这差异就表现为

文化中传统与当代的间距。而另一方面，历史又是一条割不断的长河，过去、现在与未来贯通一气。古往今来的人既然都叫作“人”，彼此之间不能没有相承相续的东西，于是文化中的传统与当代也就互相胶合、互相渗透，难以划然剖分。我们不妨试问一下：传统是什么？它究竟存在哪里？如果说，它仅仅是地下埋藏的古物，是箱子里堆放的旧书，是博物馆陈列的器玩，是典籍记载上的死人死事，那末，把传统扔在一边，不去睬它，是完全做得到的。事实却不然，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进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可以说，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而一旦当代的脚步跨越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末原先的那段进程又会转化为新的传统。人类历史和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推移中不断演进的。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作一点辨明，那就是不把“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文化传统，指的是和此时此刻的文化发展相对待的一切历史积累，它的范围比较宽泛，可以将前此以往的各种文明创造全部包罗进来，而且正如上面所说，它的限界是变易不定的，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而不断扩大其外延。即以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需求来看，摆在面前可供选择的传统就有多种多样：有我们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中孕育成熟的古代文化传统，有一

百多年来反对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传统，有“五四”以来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革新传统，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闹革命的传统，也有三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摸索行进的传统，甚且还应该计入各种足资借鉴的外来文化传统。这些传统的源流和精神不一，但都可以用作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凭藉，都属于我们拥有的文化传统。至于传统文化，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专指我国近代历史发生变革以前的文化传统，也就是民族古代文化的传统。这一传统自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并未完全消亡，直到今天还有相当的潜势力，不过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它毕竟是在古代社会的历史行程中萌生、展开以至完成了的，所以称作传统文化。质言之，所谓传统文化乃是我们现有的多元化文化传统中的独特的一种，是源头最古老、历史最悠久、发展最充分的一种文化传统，它原则上属于古代文明，却又延伸到了今天，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子。本书探讨中国文化，就是以它为基本切入点的。

第一章 传统文化的生成机制和特质

